

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发展及其局限 以战后初期文部省教科书《民主主义》为中心

刘岳兵 王 萌

摘要:日本文部省分别于1948年10月和1949年8月发行的教科书《民主主义》(上、下册),作为当时人们对民主主义思想理解的最大公约数,是研究和探讨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发展及其局限的重要史料。该教科书的出台过程受GHQ占领政策变化的影响,最终演变为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其宣扬和美化以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为基调的民主主义精神、歌颂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先进性及其将共产主义作为独裁主义和绝对主义的一种形式而置于民主主义对立面的思想倾向,遭到了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者针锋相对的批判。尽管如此,在战后初期日本的精神废墟上,该教科书作为思想启蒙读本,为当时的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了一种理解民主主义本质的规范,作为思考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原点”、剖析战后民主主义发展及其局限的文本,无论在日本教育史还是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战后日本;民主主义;文部省教科书《民主主义》

以美国为主导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所推行的战后占领期日本系列改革统称为战后民主改革。对这些改革的意义,学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①。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主张不应该过分强调GHQ主导的战后改革的意义,这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方面,众所周知,虽然其民主化改革有如风暴一样强劲,但是由于美国自身利益的需要,并没有将民主化改革进行彻底,美国式的民主主义既意味着反法西斯,也包含着反共产主义^②。另一方面,更进而有论者主张战后日本的现代民主主义政治体制可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总动员体制中找到原型^③,或侧重于从战前、战后的连续性、重层性来理解历史的发展过程,将战后改革视为近代化、现代化、前近代残留的多层性改革^④。那种仿佛在日本,刚一结束战争,一夜之间所有的人都成了民主主义者,的时尚高调,在

收稿日期:2015-04-27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NKZX10017)

作者简介:刘岳兵,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天津300071)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思想史、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研究;王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日本近现代思想史研究。

- 如王振锁强调,美国主导下的战后改革,对战后日本的发展道路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日本走上现代民主制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王振锁等:《日本政治民主化进程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第5、137页)。而一些美国学者则更加倾向于对将民主主义革命作为从天而降的礼物这一话题津津乐道(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 中村正则:《日本战后史》,张英莉译,张谷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 山之内靖、ヴィクター・コシュマン(J. Victor Koschmann)、成田龍一編:『総力戦と現代化』,東京:柏書房,1995年。
- 中村正则:《日本战后史》,张英莉译,张谷校,第5页。关于日本战后改革的断绝说与连续说,中国学界也早就注意到,并且主张应该综合地、辩证地看待。如吴杰的《关于日本战后改革研究的若干意见》(《日本研究》1985年第4期)、王振锁的《战后日本五十年(1945-1995)》(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77-81页论战后改革的历史意义)等。

当时就被视为一种 轻薄^①的表现,而当时那种 将过多的内容塞入民主主义,反而会淡化对民主主义本身的反省^②的忧虑。对于今天的战后思想史研究者而言,占领期间各种以民主主义面目粉墨登场的思想形态及其源流依然是尚待梳理的课题。

我们虽然早就意识到战后民主改革 是一次从思想意识到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革命性变革,并且积极评价 这次民主革命确立的精神财富 对于 真正理解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 的重要意义^③,但是,此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外在的制度改革的描述,而对于这些外在的改革政策或措施是如何具体落实到人们的精神层面的,即对 这次民主革命的精神财富是如何确立的 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研究^④。战后改革的重大 精神财富,一言以蔽之,当然是民主主义思想的普及。而众说纷纭的日本战后民主主义思想的原点何在?学界还没有形成一致的共识或找到一个比较公认的文本。文部省分别于1948年10月和1949年8月发行了教科书《民主主义》(上下册),这两本一直使用到1953年的中学社会科教科书,可以作为当时人们对民主主义思想理解的最大公约数,而且这两本教材作为反思战后民主主义的文本一再被重新翻印或编辑出版^⑤,是理解和探讨日本战后民主主义发展及其局限的重要史料。本文通过回顾该教材的出台过程、重温其基本内容及其主要思想倾向,以及当时社会与思想界的反响,旨在揭示在日本战后初期围绕民主主义的思想斗争相关实况,相信这可以为进一步分析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发展及其局限提供某些重要线索。

一、文部省著作教科书《民主主义》的出台过程

1946年11月3日《日本国宪法》公布,是战后改革的标志性成果,确立了战后日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政治体制。以此为契机,GHQ 专门负责教育事项的机构民间情报教育局(Civil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Section 简称CIE)的教育科向文部省提出为中小学生编写通俗易懂的解说新宪法的教科书。1947年8月出版的《新宪法讲话》就是日本文部省与CIE合作的结果。该书除了根据新宪法的顺序进行逐条解说之外,还对 民主主义、国际和平主义、主权在民主义进行了简单的概说,认为这三点是新宪法前言所提出的三种最重要的思想,而民主主义是新宪法最根本的思想基础。在这本解说新宪法的小册子中,对民主主义的概说只是从国家治理方式加以说明,

- 丸山真男语。『座談会 民主主義をめぐるイデオロギーの対立と日本』、『世界』第85号,東京:岩波書店,1953年1月,第77頁。
- 辻清明语。『座談会 民主主義をめぐるイデオロギーの対立と日本』、『世界』第85号,第77頁。
- 赵建民、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38页。
- 日本学界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当属中村政则、天川晃、尹健次、五十岚武士编的六卷本「戦後日本 占領と戦後改革」丛书中的第3卷『戦後思想と社会意識』和第4卷『戦後民主主義』(東京:岩波書店,1995年初版,2005年新装版)。美国这方面的研究,寡闻所及,有J.Victor Koschmann的*Revolution and Subjectivity*(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6年。葛西弘隆翻译为『戦後日本の民主主義革命と主体性』,東京:平凡社,2011年)、Toshio Nishi(西锐夫)的*Unconditional Democracy: Education and Politics in Occupied Japan, 1945-1952*(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2)等。国内学界尚未有专门研究日本战后占领时期思想的专著。纪廷许的《现代日本社会与社会思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邱静的《战后日本的知识分子护宪运动与护宪思想》(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谭晓军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陈都伟的《日本战后思想史研究:以丸山真男为中心》(海南:南海出版社,2011年)及刘岳兵的《日本近现代思想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等的相关章节对这一时期思想的某些侧面有所论述。
- 『民主主義』下册发行(1949年8月26日)46年后,1995年8月26日东京的出版社径书房将上下两册合刊出版『文部省著作教科書 民主主義』,到1996年5月16日该书已经重印了四次。本文即以此为分析的文本。2004年8月,『あたらしい憲法のはなし・民主主義 文部省著作教科書』(该书策划、编辑委员会编)由东京的展望社出版。东京大学教授、反对改宪的 九条会 事务局长小森阳一为该书撰写《前言》,强调在21世纪重读《日本国宪法》刚刚颁布后文部省的教科书《新宪法讲话》和《民主主义》的重要意义。

即强调民主主义就是以国民全体的意见来治理国家^①。CIE同时要求文部省组织社会科学工作者专门就民主主义思想本身撰写一本比较系统的入门读本,这就是1948、1949年文部省发行的教科书《民主主义》(上、下册)。

在日本新宪法发布之前,《民主主义》的写作就已经在CIE教育科与文部省教科书局之间酝酿。具体负责人,CIE方面是贝尔(Howard Bell)^②,日本方面是教科书局调查科科长西村岩与两位科员深井龙雄、木田宏。具体经过,片上宗二已经有详细的研究^③,归纳起来大体情况如下。1946年11月1日,贝尔向CIE教育科科长提交了写作《民主主义》的临时计划,以此作为日本方面教科书写作的参考框架。同时,CIE要求教科书局的第一编辑科长石山修平和调查科科长西村岩提交一份写作计划,两人于11月4日会见贝尔,提出了计划,并就写作班子人选进行了协商。12月12日,贝尔将自拟的《民主主义》概要交给写作班成员,并在会上进行了说明,同时,与石山和西村所写的概要进行比较,对不同的地方进行了协商调整,双方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成为再探讨的基础。12月16日的会议上,西村等提出:我们想知道的是,民主主义作为一种体制该如何处理。因为在《民主主义》中也必须对共产主义这种体制进行分析,在此希望加以明确。对此,贝尔回答说:对能够证明的事实进行忠实的分析就可以,不必惧怕其反动。如果是诚实的分析家,就应该勇于指出民主主义的弱点,对于公平而无偏见的读者来说,不会因为对共产主义的客观分析而蒙害的。^④经过与写作班子的磋商,1946年12月19日的第二次会议上,贝尔提出了自己修改过的提纲,经过讨论修订之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这份修订过的提纲基本上决定了写作框架,即《民主主义》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民主主义进行一般性论述,第二部分是作为政治问题论述民主主义与现实日本的相关问题。1947年1月,定下来全书由18章构成(定稿只有17章),每一章的执笔者及篇幅基本上确定下来。

众所周知,两个月后的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讲演作为冷战宣言的“杜鲁门主义”正式亮相,与此同时,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开始发生转变。1947年4月21日,贝尔坚定地表示:美国人如果不以一种类似于俄国人宣扬他们认为的共产主义道德那样的进取心和干劲来开始展示和教授民主的美德的话,就将陷入真正的麻烦。^⑤其此前所谓的“勇于指出西方民主主义的弱点和客观分析共产主义当然不可能再坚持下去”。1947年6月,CIE的教育科内设置了“共产主义对策委员会”,《民主主义》写作的意图也由原来的“克服超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或封建主义”转移到“与苏维埃共产党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和批判共产主义这一目标上来”^⑥。

到1947年4月,部分执笔者已经完成了草稿,开始互相讨论。但是在此过程中,一些作者对民

□ 文部省:『あたらしい憲法のはなし』,東京:実業教科書株式会社,1947年8月,第6-7頁。

□ 贝尔的情况学界了解很少。据尾高朝雄的文章「教科書『民主主義』について」所言,贝尔博士是政治教育的专家,这方面有优秀的著作。但是他有什么样的优秀著作,尚不得而知。他是科罗拉多州人,将西部牛仔的野性味与深厚的人文主义的人类之爱集于一身,是最像美国人的美国人。特别提到他为了这本教科书的工作而累得心力憔悴,损害了健康。于下册将要出版之际回到美国,住在弗吉尼亚州,在一条静静的河畔筑起了新居(『教育現実』第1卷第5号,1949年,第34頁)。贝尔在日本三年,主要的工作就是制作教科书《新宪法讲话》和《民主主义》。据佐藤秀夫等人的研究成果,贝尔1946年9月来到CIE的教育课,先后在教育课程、教科书班和教育专家班的社会科学组工作。其称呼从一般的先生(Mr.)到1949年7月改称博士(Dr.)(佐藤秀夫代表:『連合国軍最高司令官総司令部民間情報教育局の人事と機構』,東京:国立教育研究所,1984年,第217頁)。

□ 片上宗二:『日本社会科成立史研究』,東京:風間書房,1993年,第882-904頁。

□ 片上宗二:『日本社会科成立史研究』,第884頁。

□ Toshio Nishi, *Unconditional Democracy: Education and Politics in Occupied Japan, 1945-1952*,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1982, p.252.

□ 片上宗二:『日本社会科成立史研究』,第901頁。

主义的相关用语及一般原理的理解上存在的分歧也表现出来。为了统一认识,贝尔对民主主义的一般原理进行了一些解释,但是他觉得还是不够充分,自己又亲自写出了一章作为样本,在3月29日召集执笔者来讨论。而且他还表示自己要亲自撰写还没有找好作者的三章。到6月,他同意由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的大河内一男来写《与其他体制相比较的民主主义》等两章(另一章是《民主主义与工会》),《与其他体制相比较的民主主义》在贝尔看来是《民主主义》整个结构中关键的一章,也是《民主主义》上册的最后一章。但是就其中一些观点,大河内与贝尔之间存在很大分歧,大河内相信任何产业化的社会都必然走向政治上的独裁主义,贝尔对此不赞成。10月份大河内写完草稿,也未得到贝尔的认可。后来经过修改,还是认为太专业,不好理解。更有甚者,这一章的题目,也改为民主主义与独裁主义,这反映了CIE方面已经明确地坚持将共产主义作为独裁主义的一种形态来论述的态度^①。

正是因为作者的观点不统一,贝尔一直在寻找该书的统稿者。在1947年8月4日的《会议报告》中,贝尔这样记载:长期以来,我在寻找能够从内容上和文章上都能够对《民主主义》全书18章进行编辑的可以信任的人物。最后终于发现了东京大学法哲学的教授尾高朝雄。选择尾高,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最合适的人选。在1948年2月的写作班子会上,尾高被赋予了可以对整个书稿进行自由裁量的权力^②。而实际上,尾高作为编辑主任和最后的统稿者,其工作不仅仅局限于编辑,除了统稿的工作之外,贝尔以及GHQ其他部门的意见都必须听取。对此,尾高在该书下卷也出版之后,谈到自己的感慨时说:最初我完全与此事无干,后来有人写了两三章出现问题,让我来代写,最终经不住文部省的软磨硬泡,只好接受了对全书的改写或干脆信笔写下去的任务。各章虽然有不同作者的原稿,但是文章的难易、个性的不同,复杂多样,而且论旨还有不少矛盾之处。要努力将全文统一,从整体上进行总括好。而且这期间各方面提出各种要求,对这些进行调整也大费心思。即便这样,完成后的各章很多地方在文体、风格上还是参差不齐,内容方面也有许多不完备、不充分的地方。^③尽管如此,无论是从当事者的证言来看,还是从尾高自己的思想倾向来看,该教科书虽然是根据GHQ的意向,在其协助下,并得到其全面认可的基础上完成的,但是,尾高也还是反对将其纯粹视为美国的宣传册,因为毕竟书稿的内容是由当时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学者起草并由统稿者以非常强的政治上的信念^④去完成的。

该教科书的性质究竟如何,美国方面的态度或许可以参考。简而言之,美国方面实际上是将该教科书的写作纳入其冷战战略中了的。这明确地表现在对待第十一章的态度上。贝尔强调这一章最为重要,其他的章节都是为此章作准备和铺垫的,日本文部省向贝尔表示过这样明目张胆地批评和攻击苏联和共产主义,违反了《教育基本法》的精神,但是这种意见被贝尔强硬地抵挡了回去。他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在他向CIE的教育科科长、陆军中佐Mark T.Orr的报告中明确的分析。他说:若在第十一章上有所保留,将在很大程度上摧毁该书潜在的效果。而且,考虑到所谓冷战在意识形态上的紧张性,和迄今为止我们略嫌温和无力的表现,如果不那样表述,将会显得不合逻辑而又胆怯^⑤。可见,该教科书具有鲜明的作为意识形态斗争工具的性质。

① 片上宗二:『日本社会科成立史研究』,第890-891頁。

② 片上宗二:『日本社会科成立史研究』,第887、888頁。

③ 尾高朝雄:『教科書『民主主義』について』,『教育現実』第1巻第5号,1949年,第30頁。

④ 谷口知司、三宅茜巳、興戸律子、有園格:『木田宏と教科書『民主主義』上・下』について: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等の木田教育資料から』,『教育情報研究』(日本教育情報学会会誌)第21巻第4号,2006年6月。

⑤ Toshio Nishi, *Unconditional Democracy: Education and Politics in Occupied Japan, 1945-1952*,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ornia, 1982, p.252.

二、文部省教科书《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及其批评意见

尽管该教科书结果变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但是其为了阐释新宪法中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初衷也值得重视。该书上册的前言开篇就说:现在社会上,民主主义这个说法泛滥。提起民主主义这个词,谁都知道。但是真正懂得民主主义的意义有多少呢?这一点很让人怀疑。民主主义涉及的面极为广泛,且内涵很深。要从各个角度来把握民主主义并不简单,要想对复杂而多方面的民主主义的世界有一个通盘的了解,就需要有一幅好的地图和一本周到的参考手册,这本教科书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成为这样的谁都能信赖的地图和参考书。教科书《民主主义》的内容如下(从第十二章开始为下册的内容。括号内为1948年1月所定每章执笔者姓名,其中尾高朝雄、林茂、鹤饲信诚、大河内一男为东京大学教授,班目文雄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教师):

前言

第一章 民主主义的本质(尾高朝雄)

第二章 民主主义之发达(林茂)

第三章 民主主义的诸制度(鹤饲信诚)

第四章 选举权(尾高朝雄)

第五章 多数表决(尾高朝雄)

第六章 觉醒的有权者(松本泷藏)

第七章 政治与国民(安达鹤太郎)

第八章 社会生活中的民主主义(户城又一)

第九章 经济生活中的民主主义(土屋清)

第十章 民主主义与工会(大河内一男)

第十一章 民主主义与独裁主义(大河内一男)

第十二章 日本民主主义的历史(林茂)

第十三章 新宪法表现出的民主主义(鹤饲信诚)

第十四章 民主主义的学习方法(班目文雄)

第十五章 日本妇女的新权利与责任(山室良子)

第十六章 国际生活中的民主主义(深井龙雄)

第十七章 民主主义的前途

从上述目录可见其涉及的内容不仅包括民主主义的本质或根本精神,还论及它在社会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表现;不仅论及民主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发展历史,也分析了在日本历史变迁,而且对议会制度、独裁主义、新宪法及妇女问题还进行了专门的阐述,可以说是点、线、面相结合的一本很周到的民主主义思想导游图。

教科书《民主主义》上册于1948年10月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主要有世界评论社出版的《教育》杂志编辑部召集了宫原诚一(东京大学讲师)、清水几太郎(二十世纪研究所所长)、高岛善哉(东京商科大学教授)、本田喜代治(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评议员)、铃木正四(历史学研究会员),就文部省教科书《民主主义(上)》举行座谈,其记录发表在该杂志1949年4月号上(以下简称

《教育》杂志座谈会)^①。而1949年10月三一书房出版的井上清著《文部省<民主主义>解说与批判》^②,更是对该书逐章逐节进行解说批评,代表了当时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观点。下面对该教科书中的一些基本思想结合尾高朝雄的观点,特别是引起较大反响甚至非议的部分,作简要的介绍。

(一)民主主义的本质及根本精神

在教科书的前言与第一章对民主主义的本质及根本精神有明确的论述。前言的第二段这样写道:民主主义究竟是什么呢?许多人认为民主主义是政治的手段,是大家通过选举而以代表自己的人去从事政治活动。不错,这也是民主主义的一种表现。但是认为民主主义仅仅是一种政治的手段,就错了。民主主义的根本在更深处,它在大家的心中。将所有的人都作为个人、作为具有尊严的价值来对待的心,这是民主主义的根本精神。^③

对民主主义的本质是一种精神态度,教科书的第一章中有进一步具体而明确的论述: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主义固然也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领会民主主义的精神。因为民主主义的根本,无非就在于其精神态度上。那么民主主义的根本精神是什么呢?那就是对人的尊重。(第16-17页)个人的尊严在人与人之间得到相互的理解和认可,这种意识或精神在社会上推广,就可以形成民主主义的社会。就是说:主张自己的权利的,也必须尊重他人的权利。主张自己的自由的,也必须对他人的自由致以深深的敬意。这样才是相互的理解、好意和信赖,才是承认所有人的平等性

无论何时何地,这种精神一旦贯穿于人际关系,那里就有民主主义。政治,也只有在以此为基础时,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的性质。(第17-18页)而且教科书强调民主主义尽管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是其根本精神是不会变化的,民主主义的本质就在于这种恒常不变的根本精神。写道:民主主义的本质,就是恒常不变的根本精神。因此,关于民主主义的本质,其中心问题,不是其外在形态有哪些种类,而是其中含有怎样程度的精神的问题。民主主义在家庭、学校、工厂中都有。在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中都有。但是,问题在于何种程度上它是真正的民主主义。(第18-19页)

那么这种程度能否测量?如何测量?也就是说,如何辨别民主主义的真伪便成了重要的问题。教科书紧接着写道:有测量其程度的东西吗?我们可以测量合金中纯金的分量。可以鉴别金与镀金。同样,我们不能够某种程度正确地测量出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或政治生活中所含民主主义的分量吗?与金或银的分量不同,因为民主主义的本质是精神性的,测量它固然是很难的。但是,明确识别带着民主主义的面具而专横跋扈的独裁主义与真正的民主主义,是极为重要的。无论如何困难,都必须尽可能认清。(第19页)这样就引出了民主主义的对立面,即独裁主义。独裁主义也称为权威主义,它以专制主义、全体主义、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及其他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它们具有根本的共通点。那就是有权威的人轻侮、蔑视一般的普通人,丝毫不关心一般人的命运(第20页)。而该教科书中引起最大的争议与反响的,就是将共产主义纳入独裁主义中,将共产主义作为民主主义的对立面加以批判。

对《民主主义》这本教科书的定位,尾高朝雄有一个概括性的说法,即认为这本书是作为

① 『社会科教育史資料4』(編集代表 上田薫) 東京 東京法令出版株式会社,1977年,第124-132頁。

② 关于此书的缘由,该书前言中写道:此书是1949年4月中旬,以朝野勉、井上清、小此木真三郎、铃木正四四人以中心,三一书房的编辑也参加,进行了为期数日的彻底的讨论研究之后,四人共同整理而成。不能说哪一部分由谁执笔,全部都是由大家共同讨论,甚至有些地方的如何表达都是通过讨论决定的。只是在最后,形式上是由井上清完成的(前言,第3-4页)。

③ 文部省:『文部省著作教科書 民主主義』(はしがき) 東京 経書房,1995年,第1頁。以下引文出自该书者只在引文后注页码。

《日本国宪法》的基本原理的西欧式的民主主义从所有的角度尽可能进行认真解说的著作^①。这样,也就难怪在上述《教育》杂志座谈会上,高岛批评该书对民主主义的理解流于形式,对民主主义的发展缺乏历史的分析。清水则指出该书只是写欧美“优等生”的事,写得太美了,对日本现实、各种困难及苦涩经验注意不够。本田也认为写得过于理想化,缺乏对现实的反省,具体而言,他说该书所写的民主主义,主要是十九世纪的民主主义。井上清则直接指出该教科书的最大特征也是其最大缺点,在于其议论是抽象性的,很少触及民主主义的历史与现实中正确的事实,特别是对日本现实的实践既没有具体的意见也没有可供参考的事实^②。井上清批评教科书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实质,指出“民主主义的根本不是暧昧地将所有人,都作为个人来尊重这种观念性的东西。而是为了维持社会并使之发展的根本力量、最重要的生产者、劳动人民,用劳动人民的手去处理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强调,如果从精神方面来定义民主主义的话,民主主义的根本精神就是追求人民的生命、自由、幸福,断乎与妨碍这些的一切进行斗争的精神。”^③

(二)民主主义与议会政治

教科书虽然强调民主主义的根本在于其精神态度,但是书中论述的并未贯彻这种思想,在论述民主主义发展史时实际上只是局限于代议制度、议会政治的发展历史。在论述民主主义制度的主要形态时,列举了英国的议会中心制形态、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形态和瑞士的直接民主制形态,并进而指出日本新宪法所规定的组织形态与英国的制度很相似,日本人应该首先研究和学习英国的政治组织。西洋近世最早出现民主主义的是英国,经过不断的斗争发展到现在经历了约九百年的历史(第35页)。相比之下,日本今天完全的普选权,国民几乎没有经过什么苦斗就一举获得了,仅此,只是在形式上非常齐备了,而国民的政治自觉与训练还很不充分。在这种完备的形式中,如何使之具有相应的民主政治的实质,这完全有赖于国民贯彻民主主义的根本精神的思想准备到了何种程度(第66页)。这种根本精神落实到具体的可操作的制度性层面,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理。该教科书不仅在第五章专门论述该原理,而且在第一、七、九、十一章等处都强调这一问题,少数服从多数这种技术性的操作原理几乎被视为民主主义最本质的东西了。民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转换成了“数的政治”。

尾高朝雄在《国民主权与天皇制》一书中对此作了非常直白的解说:

根据国民主权主义的原理,其政治的主体在于国民。以国民为主体的政治,就是以国民的总意来决定立法及行政的方向的政治。但是所谓依据国民的总意的政治,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理解的话,依然是一个理念,而不是现实。现实中依据国民的总意的政治,是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理”来施行的。国民投票的多数来决定国会议员,国民支持的多数来使一个政党成为国会中的多数党,由国会的多数党掌握立法的指导权,进而组织内阁。因此,民主政治是“数的政治”。如果民主主义否定少数服从多数原理的话,那决非民主主义。^④

当然,如尾高在其后所著《数的政治与理的政治》中所言,民主政治同时必须是“理的政治”。因为民主政治必须是合符理性的正确的社会秩序的原理。无视正确的道理的多数统治,只能堕落

□ 尾高朝雄:『教科書『民主主義』について』、『教育現実』第1卷第5号,1949年,第31頁。

□ 井上清:『文部省『民主主義』解説と批判』(はしがき),京都:三一書房,1949年,第1-2頁。

□ 井上清:『文部省『民主主義』解説と批判』,第260、261頁。

□ 尾高朝雄:『国民主権と天皇制』,東京:国立書院,1947年,第202-203頁。

为愚民政治。^①

就 数 的方面而言,如井上清所指出的那样,关键的问题在于 其所谓的 多数 是否能够真正充分代表民意^②,而 只有承认直接的少数服从多数,即人民的绝对多数的直接少数服从多数,才是真正名副其实的民主主义。议会的多数即相对的多数,从属于绝对的多数^③。只有人民民主专政才能够实现和保证 多数 真正代表民意。因为议会的相对的少数服从多数只有以革命的绝对的少数服从多数才能成立。没有这个基础立刻就会动摇倒塌^④。唯物论哲学家寺泽恒信干脆一针见血地指出:议会制度仅仅是资产阶级为了掩盖对无产阶级的统治的无花果的叶子吗?现在已经转化为了法西斯主义者推进其政策的机关。从而批判 尾高氏的全部理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法西斯主义为了将自己合理化而掩盖自己的本质的^⑤。

从 理 的方面而言,众所周知,与宫泽俊义主张战败后日本由于接受《波茨坦公告》,已经由君主制国体转变为民主制国体的 八月革命说 不同,尾高朝雄将主权概念、民主制及天皇制都理念化,主张无论是国民主权还是天皇主权皆受制于 nomos 这一更高层次的理念,力图以这种 nomos 主权论 来缓和新旧体制之间的冲突^⑥。他说:国民主权主义承认 nomos 主权论 的立场。因为国民主权主义所提出的政治的最高权威 国民的总意,决非现实的权力意志。它无非就是在所有的权力意志之上、规范所有的现实政治的 永远正确的立法意志的理念。^⑦可见无论是 数 的政治还是 理 的政治,都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幻想的基础上的。而且事实上,战后日本保守政治势力通过对选举制度的调整,使得日本政坛无论是 数 还是 理 都在朝着有利于促进其总体保守化 向常态化方向发展^⑧。

(三)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

该教科书的第十一章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独裁主义的形式,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了批判,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或工人阶级专政这种 独特的独裁政治的形态,与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不同,是立足于 共产主义 的(第224页)。并且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批评了苏联的立足于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

从理论上说,该教科书指出:

由共产党的独裁所实行的某种共产主义,最重视经济上的平等。近世的民主主义,给予被专制政治所束缚的人们以自由,使得由封建社会的阶级所分割的人们获得了平等。但是这些最初主要只不过是法律上的自由与平等而已。以法律上的自由与平等为基础,资本主义经济实行了垄断的经营方法,其结果,使得人们经济上的不平等越来越增大。共产主义为了纠正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力图用事实上大幅度限制政治上的自由的所谓 无产阶级的独裁,来为劳苦大众一举实现经济上的平等。经济上的极大的不平等固然应该纠正。但是,无论如何重视经济上的平等,也

□ 尾高朝雄:『数の政治と理の政治』(はしがき)東京:東海書房,1948年,第1頁。

□ 井上清:『文部省『民主主義』解説と批判』,第118頁。

□ 井上清:『文部省『民主主義』解説と批判』,第126頁。

□ 井上清:『文部省『民主主義』解説と批判』,第264頁。

□ 寺泽恒信:『新しいファシズムは如何に自己を合理化するか——尾高朝雄氏の所論に対する批判』,民主主義科学者協会『理論』4(6),1950年6月。

□ 長尾龍一:『日本法思想史研究』,東京:創文社,1981年,第310頁。

□ 尾高朝雄:『国民主権と天皇制』,第132頁。

□ 吕耀东:《试论日本 总体保守化 的选举制度要因》,《日本学刊》2015年第2期。

不能因此而放弃个人的政治上的自由。共产主义即便把政治上的自由完全作为单纯的形式上的东西,也要力图得到平等。对此,民主主义则始终是以自由为基础去实现平等;以国民的自由意志去施行政治,由此而构筑起平等地追求幸福的社会。由此明显可见独裁主义与民主主义两者之间的巨大不同。(第236-237页)

民主主义中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在教科书第一章 民主主义的本质 专门有一节论述。对于自由,其中论述到:民主主义是在社会秩序及公共福祉并立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承认个人的自由。当然这种自由不是任性而动,而是同时也要尊重他人的自由,并且 赋予的自由越大,越要发挥此自由为社会服务、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是民主主义的根本思想。如果没有将赋予自己的自由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公共福祉服务的思想,无论多么自由也没有任何意义(第26-27页)。与自由同样重要的还有平等。将所有的人都同样作为人来尊重,给予同样的钻研知识、发挥能力的机会,这是民主主义的高贵理想。(第28页)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如何利用这种机会,个人的才能发挥到何种程度,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个人的努力程度和不同的天分的影响。因此会出现与人们才能与实力相应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如果认为民主主义重视人的平等就意味着人们所受的社会待遇都一样,那就大错特错了。(第29-30页)以这种自由、平等的标准来评价苏联的社会政治情况,教科书认为苏联的 共产主义者所谓 无产阶级的独裁,实际上是 共产党的独裁(第233页),是与稳健的社会主义有明确区别的共产主义,是一种绝对主义(第234页)。这里所谓的 稳健的社会主义,教科书认为这就是 根据议会政治的原则,光明正大地行动、堂堂正正地以多数表决的方式实现其政策,指出:各国共产党,如果尊重议会政治的纪律与秩序,一旦在议会获得多数则行其经纶,如果为少数党,则服从多数。如果以这种态度行动,就被列宁等人激烈地批判为机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阵容中的稳健派的立场(第239页)。

尾高朝雄在为这一部分辩论时说:共产主义,宣扬与资本主义不共戴天,采取直冲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并力图尽快使之崩溃的立场。如果只是一味地以此为绝对不变的态度,那么就会否定民主主义的自由与宽容性,因此不能认可其为民主主义。文部省的教科书《民主主义》就这样得出了共产主义不是民主主义的结论。因而同情共产主义的就关涉到企图抹杀这种 民主主义,其否定民主主义无非就是否定日本国宪法的基本原理。^①他表示 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不可能采取中立的立场,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该教科书的写法只能 尽量去发现资本主义好的方面^②。他认为在当时议会政治这种形式为资产阶级牢牢掌握的时代,只要国民自觉,能够选出真正代表自己利益的人,通过议会民主主义应该也可以实现真正的为了人民的政治^③。

井上清在第十一章批评教科书 疏漏了最重要的地方。这就是,是谁将民主主义推进到今天的,对此教科书只字未提。好像民主主义的原理是上帝悄悄地赐予的,人类 既而发现了它并首先在政治上适用而建立起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然后由社会到经济领域适用的范围不断推广。在此,对坚持不懈地为民主主义的确立与发展而奋斗的人民的努力丝毫没有顾及^④。近代民主主义的推动者和原动力不是某种空穴来风的观念,而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马克思主义者充分认识到在阶级社会没有超阶级的所谓 纯粹的 民主主义,井上清指出:自由与平等

□ 尾高朝雄:『教科書『民主主義』について』、『教育現実』第1巻第5号,1949年,第31頁。

□ 井上清:『文部省『民主主義』解説と批判』,第12、13頁。

□ 尾高朝雄、矢内原忠雄、森有正等:『民主主義を語る(座談会)』、『独立』第9期。教科书中赞赏的 稳健的社会主义 和这里提到的 议会民主主义 即以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等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

□ 井上清:『文部省『民主主義』解説と批判』,第253-254頁。

作为民主主义的两大原则是正确的。然而,只有在人民的自由与人民的社会秩序、人民的公共福祉,继而人民的平等真正实现了的社会,即没有阶级的社会、没有剥削的社会才可以说是真正地实现了民主主义的社会。^①因此,他最后感叹:认为民主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不可分离,这样的想法是不幸的。^②而尾高朝雄将共产主义者视为“只是在异想天开时才有干劲的人,因为红旗飘飘而色盲,陷入了自我陶醉。要戒备的是虚无与狂信”^③。由于各自的立场不同,当时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也由此可见一斑。

三、代结语:文部省教科书《民主主义》的意义

尽管有各种反对意见,但是《民主主义》作为文部省的教科书在战后日本初期的中学中得以推行,发行量达二百万册以上,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当然其意义也是不容小觑的。其意义,至少可以从教育史和思想史两个方面来认识。

(一)教育史上的意义

《教育基本法》在1947年3月31日公布并实施,《日本国宪法》虽然在1946年11月公布,但是到1947年5月3日才实施。从时间上看,《教育基本法》的实施比《日本国宪法》还早,这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日本战后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民主主义》从形式上以文部省教科书颁布,其在教育史上的意义首当其冲。从其出台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占领初期日本的相关情况。在《民主主义》下册,对日本教育状况有直接的描述。其中说道:明治以来,我国的科学与文化大体上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其大部分都是借自西洋文化,遗憾的是未能真正成为国民生活的血与肉,其主要的原因可以说是由于教育的缺陷。因此呼吁:为了将日本建设成为优秀的民主国家,必须从根本上对教育方式进行改革。此前日本的教育方式,一言以蔽之,就是“自上灌输”的教育、填鸭式教育(第291页)。并且指出其更有甚者,很多时候是根据政府的指示而动(第292页),这就很难培养出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教育基本法》认为要实现《日本国宪法》所确定的“建设民主的文化的国家,以为世界和平与人类福祉作贡献”的理想,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教育的威力。《教育基本法》是《日本国宪法》精神在教育领域的贯彻。

文部省教科书《民主主义》作为新设的社会科的教材出版使用,作为日本战后教育史上的一种现象,涉及的问题很多,这里仅就已经出现的批评与争议而言,至少有以下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从事社会科学的教育,是否可以有国家的立场和官方的思想?《教育基本法》第八条规定:法律认可的学校,不得支持特定的政党或为反对这一政党而进行的政治教育以及其他政治活动。^④据此,井上清指出:教育基本法中规定在学校不允许拥护或反对特定的政党,而在日本也有共产主义的政党,其活动是由宪法和其他法律公开认可的,而如该书将共产主义作为反民主主义来看待的话,将这种理论运用到现实中,就成了宣传日本共产党是反民主主义政党,这与不允许推荐共产党的学校教育的意图完全一样。用此教科书的理论来处理现实问题,就有违反教育基本法的危险,必须认真注意。^⑤在《教育》杂志座谈会上,高岛善哉提出:社会科学的问题,不能用教科

□ 井上清:『文部省『民主主義』解説と批判』,第31頁。

□ 井上清:『文部省『民主主義』解説と批判』,第283頁。

□ 尾高朝雄:『教科書『民主主義』について』,『教育現実』第1巻第5号,1949年,第34頁。

□ 《教育基本法》(1947年3月31日) 瞿葆奎主编、钟启泉选编:《日本教育改革》(教育学文集第23卷)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2页。

□ 井上清:『文部省『民主主義』解説と批判』,第14-15頁。

书的体裁来处理。因为在社会科学中不能有国家规定的立场和官方的思想^①。关于这一点,如前所述,文部省早就有自知之明了。

第二,教科书《民主主义》是否可以视为《国体的本义》和《臣民之道》的翻版?井上清谈道:在军国主义过激国家主义时代,文部省制作了《国体的本义》和《臣民之道》这样的书,印刷了数百万册,全国的学生、教师不用说,还广泛地强制全国的国民阅读,宣传可怕的军国主义过激国家主义。这次《民主主义》这本著作也施以同样的方式,做法非常相似。因此社会上已经有许多人将其作为《国体的本义》的民主主义版来加以批评。^②进而指出,这种教科书以文部省的名义颁发之后,学生不是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脑子想,而只是死记硬背教科书上的道理,觉得这样就懂得了民主主义,而且教师也有灌输教科书的理论的危险。这样的话,就与挂上民主主义的名义的《国体的本义》的强制没有两样了^③。这样的话,上述该教科书中所描述的日本教育的缺陷不仅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弥补或改正,甚至可能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实际上,这触及教育领域日本战前与战后的连续性问题。

对于上述批评,尾高朝雄也感到了问题的所在,但还是为此辩护,说:这本书是以尽可能通俗易懂地解说日本新宪法根基中的民主主义的意义为目的而作成的。不过是在尽可能便宜、尽可能使之普及的意义上,采取了教科书的这种方式^④。这不过是一种方便的说辞,并未触及问题的核心。当权者的思想或意识形态如何在教育领域表现或贯彻,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问题,围绕文部省教科书《民主主义》的教育学上的争议,可以说是战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滥觞。

(二)思想史上的意义

将民主主义作为战后日本的思想潮流,笼统地说或许不难,但是要对其进行分析梳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如前所述,不仅因为战后仿佛一夜之间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民主主义者,而且如一个外国记者所看到的那样,许多日本人挂在嘴上的民主主义,对他们而言不过就像拼命地背诵棒球规则,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的想要去打棒球^⑤。如何辨别这些真真假假、形形色色的民主主义,还是战后日本思想史研究者的重要课题。文部省教科书《民主主义》为当时的日本国民、特别是为青少年提供了一种理解民主主义本质的规范,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第一,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意义

大江健三郎的证言比较有代表性。他在回顾自己上中学对教科书《民主主义》的体验时说:那时大家对这本教科书都非常热衷,但是三十个人的班级里,只有五套书。而且得到了上卷的,就不能有下卷了。大家抓阄,得到书的非常高兴,没有得到的就向隅而泣。在四国的一个小小村子里的孩子们的心里,也因为民主主义一词发挥着敏锐的作用而具有特别的力量。根据该教科书,我们这些农村的孩子,学习到了民主主义,在此我最为关心的还是主权在民和放弃战争这两个说法。热情的教师用《民主主义》这本教材教给了我们主权在民和放弃战争这些说法的意义。这是替代战后被废止了的修身课的时间,感觉心情很紧张的课程。这一点现在还印象很深。他由此强调对自己而言,放弃战争、主权在民的说法,这新宪法中的两大根本思想,已经成为自己

① 『社会科教育史資料4』(編集代表:上田薫),第130頁。

② 井上清:『文部省『民主主義』解説と批判』(はしがき),第2-3頁。

③ 井上清:『文部省『民主主義』解説と批判』,第14頁。

④ 尾高朝雄、矢内原忠雄、森有正等:『民主主義を語る(座談会)』,『独立』第9期。

⑤ 飯塚浩二:『比較文化論』(1948年),大田堯編著:『戦後日本教育史』,東京:岩波書店,1978年,第164頁。

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观念了^①。就是说,通过教科书《民主主义》,大江健三郎不仅学习到了民主主义的一般原理,而且将放弃战争、主权在民这些新宪法中的根本思想融化在自己现实生活中了。

当然也有一些中学生对该教科书感到不满足,在上述《教育》杂志座谈会上,铃木正四列举了一些学生特别觉得该书对共产主义的攻击过多,还不如让我们理解其优缺点,让自己来批评的好^②。这实际上是提出了应该如何进行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或者说以什么来进行启蒙的问题。该座谈会上,本田、高岛和铃木都批评该教科书所言民主主义只是停留在19世纪的水平上,而没有清楚地阐明最为重要的民主主义的现代形态,即20世纪的形态。强调,如果不了解从19世纪后半期到当今世界民主主义的发展历史,就不仅不能明白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也不能阐明这场战争的性质^③。值得注意的是,1946年2月8日开始到4月份,丸山真男在静冈县三岛的 庶民大学^④分八次讲授的也是19世纪欧洲思想史。这是因为他认为,无论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存在主义,甚至非合理的国家主义都是从19世纪开始,当时提出的那些问题至今仍未解决。因此不从十九世纪开始讲无法了解今天的问题。听众对这种被认为是抽象的话题听得津津有味,就像吸纸吸墨一样地吸收了。这种民主主义的启蒙运动不仅在三岛,而且遍及全国^⑤。究竟是用19世纪的西方民主主义思想还是用20世纪的思想作为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教材,也是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发展及其局限的一种重要表现。

第二 反思战后日本民主主义 原点 的启发意义

1995年文部省教科书《民主主义》上下卷由东京的径书房合刊为一册出版,《朝日新闻》报道其出版缘由时转述出版社的意思说:大家都在说的民主主义到底是什么?这本书可以确认其原点。^⑥2004年该书被摘编与1947年8月刊行的文部省教科书《新宪法讲话》合为一册重新出版,小森阳一为该书所写的前言中不仅强调21世纪重读这些教科书的现代意义,而且认为可以借助《民主主义》这本教科书中的相关记述,明确地认清当今日本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该教科书批判共产主义而将其归入民主主义的对立面,即独裁主义之列,而随着战后日本政府不断地在修改宪法、修改教育基本法的歧路上越走越远,如小森阳一这样的有识之士不得不呼吁现在的日本已经成了独裁者支配的国家、全体主义的国家^⑦。

回到原点来反思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发展及其局限,1989年,丸山真男曾经追溯到《日本国宪法》制定之前,指出在战败当时,因为是宪法制定之前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是从理念和运动这种民主主义的ABC开始的,与高度成长期的所谓民主主义正好相反。如果不理解这一点,就不会明白战后的出发点。因此他强调与制度相比,作为理念与运动的民主主义才是永久革命,不管是什么制度,民主主义都不会因此而终结。只存在不断的民主化。民主主义决不是制度化就了事了,必须不断朝着主权在民去运动这个理念才是关键^⑧。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年,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发表了《历史的终结》一文,该文论述了作为一种政体的自由民主制,随着

□ 大江健三郎:『厳肅な綱渡り 全エッセイ集』,東京:文芸春秋新社,1965年,第139頁。

□ 『社会科教育史資料4』(編集代表:土田薫),第126頁。

□ 『社会科教育史資料4』(編集代表:土田薫),第130頁。

□ 大田堯編著:『戦後日本教育史』,第62-63頁。

□ 丸山真男:『戦後民主主義の「原点」』(1989),『丸山真男集』第15卷,東京:岩波書店,1996年,第62頁。

□ 『朝日新聞』1995年8月21日。

□ 小森陽一:『はじめに 解説にかえて』,文部科学省:『あたらしい憲法のはなし・民主主義』,企画・編集委員会編:『あたらしい憲法のはなし・民主主義 文部省著作教科書』,東京:展望社,2004年,第14-16頁。

□ 丸山真男:『戦後民主主義の「原点」』(1989),『丸山真男集』第15卷,第63頁、第69-70頁。

它在近几十年内战胜与之竞争的各种意识形态,如世袭君主制、法西斯主义以及最近的共产主义,关于其合法性的突出共识,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甚至还主张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可是,到2014年他又强调:我的历史终结论从来不是一种决定论,或者只是简单地预测自由民主制度势必在全世界取得胜利,民主国家还继续存在并获得成功,只是因为人民愿意为法治、人权和政治问责制奋斗^①。这与教科书中所论民主主义的本质不在其外在形态,而关键在于其中含有怎样程度的精神,也颇有相通之处。民主的理念与精神,是民主主义的原点,这种探究和追求是不会终结的。

我们注意到日本舆论界对战后民主主义的评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如理论经济学家、评论家村上泰亮对战后日本的议会制民主主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其政治组织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社会上的自由、平等,就客观的指标而言,也几乎胜过欧美各国^②。对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的发展持全面肯定的态度。相反,更多的应该说是批评和怀疑的声音。这从一些著作直接以民主主义的幻想、战后民主主义批判、民主主义还能否存活甚至日本没有民主主义为书名的情况可见一斑^③。无论是肯定,还是批评或怀疑,对于作为涵盖战后日本社会方方面面的民主主义思潮,如何从形态上进行梳理并总结其特点,从深层次揭示其发展与局限,对于客观地了解战后日本社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项工作还有待于研究者从一些具体的文本入手作实证的研究,而文部省教科书《民主主义》无疑是一种富于启发意义、值得关注的文本。

The Development and Limitations of Democracy in Postwar Japan: An Exploration Based on Ministry of Education's Textbook *Democracy* in Early Postwar Japan

Liu Yuebing, Wang Meng

Abstract: Japan's Ministry of Education issued the first and second volume of the textbook *Democracy* in October, 1948 and August, 1949 respectively. The textbook became the common denominator of Japanese people's understandings of democracy, and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document for the research and explor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and limitations of democracy in postwar Japan. The making of the textbook was influenced by the change of GHQ occupation policy, and the textbook was ultimately made into a tool for cold war ideological struggle. The textbook tried to promote and beautify a version of democracy that was based on the abstract bourgeois concept of human nature. It sang about the advantage of bourgeois parliamentary politics, and regarded Communism as a form of authoritarianism and absolutism, believing that Communism was antithetical to democracy. This was a belief that was strongly criticized by Japanese communists in that time. Despite this, this textbook, as a reader for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was then a standard guideline for Japanese citizens, especially the young people there,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democracy. It is the initial point for people's study of postwar Japanese democracy and the very text that can help people to analyze the development and limitations of democracy in postwar Japa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Japan's history of education and thoughts.

Key Words: Postwar Japan; Democracy; Ministry of Education's Textbook *Democracy*

【责任编辑:宁泊】

- 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陈高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页(代序)、第4页(新版序)。
- 国际文化会馆编:『国内情勢の展開』(現代日本の政治経済 第1巻),東京:総合研究開発機構,1987年,第73頁。
- 勝田吉太郎:『民主主義の幻想』,東京:日本教文社,1986年大增補改訂新版;大熊信行:『日本の虚妄——戦後民主主義批判』,東京:論創社,2009年増補版;民研社編:『民主主義は生延びうるか——戦後日本の再検討』,東京:民主社会主義研究会議,1976年;M トケイヤー:『日本に民主主義はない』,箱崎総一訳,東京:旧新報道,1976年。